

往事如昨

# 也说洗澡

小非

**一**

公元2000年1月1日，浙江温岭那抹亮丽的曙光，引得万众瞩目。不过，很快就有人说，新世纪最早照射华夏大地的那缕阳光，还要一年后才能出现。不管怎么说，老百姓的日子依然如常。

这个时候，第六代导演张扬在不声不响中，把一部弥漫着浓烈怀旧情绪的京味儿电影《洗澡》，带给了观众。老戏骨朱旭饰演的搓澡师傅老刘，给人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。

洗澡虽说平常，但不可或缺，在热水池里一泡一搓，除了去除尘垢之外，亦可消解身体的疲乏。不过，此等享受大多在北方，与岭南一带的“冲凉”不可同日而语。那种洗澡，甚至简单到兜头一桶凉水，哪里会有周身通泰的感受？无非就是消消汗而已。

也许气候使然，寒冷之地的洗澡的确多了不少讲究。譬如源自芬兰的“桑拿”，如今也在北方大地大行其道，而且揉进了不少“国粹”，将之发挥到了极致。在芬兰待过的朋友就说，北欧所谓的桑拿，完全无法与当下的国内比肩。

其实，老辈儿北方的“泡堂子”，就有很多说道。电影《洗澡》的画面，堪称经典。秋末起始，澡堂里的人渐渐多了起来，热热闹闹要延续到来年暮春，有的人甚至一年到头都在“泡”。当然，最有滋味的时候，还是北风呼啸、瑞雪飘洒的日子。

窗外天寒地冻，室内温暖如春，肩膀搭条白羊肚毛巾，热水池里滋润一番后，紧接着搓个澡，然后靠在硬板床上，修脚、推拿、拔罐……怀抱一壶酽茶，哼两句京戏，聊几句家常，甚至就着花生米来口“二锅头”，实乃神仙境界。

泡温泉就更值得夸耀了，当年白居易遥望热气蒸腾的骊山北麓，想象出了“春寒赐浴华清池，温泉水滑洗凝脂”的图景。遗憾的是，诗人只能远观，无法身临其境，自然难以体会杨贵妃那种美妙感受。

华清池外，中国之“汤”长期未能进入高端境界。盛唐的繁荣却让日本遣唐使窥到了秘笈，他们后来把“汤”提升到了文化层面。

不过，无论怎么掰扯，其实还是洗澡。

**二**

第一次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洗澡，是在四川西部那个多雨的小城雅安，那是1963年一个春寒料峭的下午，刚刚从瓦弄战场，也就是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东线归来的父亲，带着我在青衣江边的健康旅社洗了一次澡。

部队营区本有澡堂，父亲何以舍近求远？成年后我才明白，热水里泡到大汗淋漓，请搓澡师傅浑身上下一搓，征尘和疲惫瞬间就消散了，部队澡堂里的互相搓澡是没有这种享受的。

尽管彼时混沌未开，思想已有时代的印记，我不但拒绝搓澡师傅，甚至连父亲为我搓澡也不同意，对那种所谓的剥削阶级的生活方式，充满了鄙夷。

回家路上，天空飘洒着细细的雨丝，青衣江水一片朦胧，父亲始终没有

搞清楚我为什么突然不高兴了。如今，我早已过了父亲昔日的年纪，脑海里有时还会浮现出与父亲一同洗澡的情景，其实那是一种思念。

1967年夏日，母亲想离开雅安到重庆与父亲团聚。

我在苍坪山上某师师部搭乘“嘎斯51”，沿着川藏公路颠簸了七八个小时，终于来到成都附近的彭县，也就是如今的彭州。由于成渝铁路停运，只得住进父亲曾任政委的三九〇团丁阿姨家。

团部距县城三十多里，地处偏僻，没有专门的澡堂。丁阿姨要给我洗澡，我已懂得害羞，坚决不肯。两个多月后，该团政治处主任李叔叔到重庆开会，把我捎了过去。没想到，父亲这时住进了长江南岸弹子石的三十九医院，我只得暂住在军政治部俞叔叔家。

当天下午，他的小儿子二娃带我到军部大澡堂洗了个澡。当我脱光后，身上的黑污已经结痂。彼时，城里的孩子一般身上不至于如此肮脏。面对人们诧异的目光，我不好意思了，万分窘迫地使劲搓洗身上的污垢，渐渐地感到了清爽。

1968年春天，父亲带我在重庆解放碑附近的澡堂也洗了一次澡。我们先去理发，我理完了，父亲尚在椅子上闭目凭理发师抚弄，似乎十分滋润。

那是一家老牌理发店，以我如今的认知，应是民国时期就有的，十分高级。东张西望中，我盯上了皮转椅上磨得锃亮的铜质饰件，心想要是拆下来卖废铜，一定值钱。那种兴奋与高基在《童年》中的描述十分相似，阿廖沙偷偷将醋滴进外祖父的怀表后，看到老头惊诧气愤的表情，非常得意。我的心中，仿佛也埋藏下了一个巨大的秘密。

父亲起身后，我还沉浸在想象之中。他摸了摸我的头，把我从遐想中拽了回来，接着带我到山城百货公司买了一双胶鞋。那时，我们都喜欢军用胶鞋，然而即使最小的6号鞋，我穿着也大。

洗完澡后，看着那双破旧的松紧口布鞋，我想直接穿上新鞋，不过又有些犹豫。其时，《霓虹灯下的哨兵》上映没有多久，南京路上好八连“新三年、旧三年，缝缝补补又三年”的话语犹在耳边。

好不容易鼓起勇气说了出来，没想到父亲居然答应了，还出主意说，把旧鞋装在盒子里，放在一边不要就行了。没等走出大门，澡堂里的人就在身后喊道：“解放军同志，东西忘拿了！”

父亲拉着我说：“快走，反正咱们也不要了！”

说罢，如同摆脱了追踪一样，迅速淹没进了人海，我完全沉浸在了快乐之中。

那是父亲最后一次带我洗澡。

**三**

后来，我们全家回到故乡蓬莱，彼时除了城里的澡堂，只有南边村里集公社的“温石汤”。村里的乡亲，夏天尚可在河沟、水湾里洗洗凉水澡，其他时节，要想洗次澡就很不容易了。不过，小年过后，大多会走上几十里的山路去泡一次“汤”。

“温石汤”的池子是用灰黑色条石

垒砌的，布满了蜂窝眼，像是火山石。地面也铺着相同的石块，由于常年浸泡在温泉的环境中，表面到处是硫磺的印迹，感觉很不舒服。衣裤挂在一溜锈迹斑斑的铁钩上，“呱哒板”类似日本的木屐，钉了一窄条从弃用的车轱辘外胎上裁剪下来的胶皮。

屋顶高度四米左右，隔墙不足三米，横梁上方人字型区域通透，水蒸气在两边池子的上方涌来涌去，往来自由，男女不见其人，却闻其声。

彼时，乡间的日子十分乏味，枯燥中唯一的乐趣就是打情骂俏。平日里只有老娘们和老爷们能拉下脸来，青年男女反倒有些羞怯。下了池子后，有了墙体这层遮羞布，听着隔壁或男或女叽哩哇啦的声音，只要开了头，挑逗起来就无所顾忌了，平日憋在心里的话喷涌而出，酣畅淋漓，甚至巾帼不让须眉。

我们这些步入青春期的孩子，初期的性知识，大都是在这种潜移默化的环境里逐步领悟到的。

进城当工人后，厂子里有澡堂。电镀车间有位梁师傅爱开玩笑，洗澡时碰到来得晚的熟人，总要指着池子角落很神秘地悄声说道：“兄弟，那四分之一的水没让他们搅和，给你留着呢！”

工友们顿时被他逗得开怀大笑。那个时候，日子过得艰辛，然而幽默的人，总会寻得几分乐趣。

当时我们还不知道“扬州三把刀”的说法，然而懂得搓澡是门功夫，有人无师自通，有人不得要领。厂里的堂子搓澡是互助的，让高手抚弄一遍，实在舒坦。

周末有时也会奢侈一番，到街上的澡堂洗个澡。老烟台街面的澡堂起于清末，民国时达到了十七家。上世纪五十年代后期，只有四家保留下来，分别为张裕公司附近的“新华浴池”、大庙西侧胡同里的“光华浴池”、百货大楼斜对面的“向阳浴池”、海港路的“大华浴池”。

大华浴池旁的海港路灌浆包子铺，在那个年代里极其诱人。学徒第一年，我的月薪二十一元，另外电焊工补贴还有六元。几乎每个星期，我都会掏出四毛八分钱、四两粮票，买一屉灌浆包子解解馋。同事讥讽道：“你不是不吃肥肉吗？”

其实只要没有亲眼看到肥肉，剁成肉馅，也就不在乎了，而且彼时肥肉金贵，馆子里瘦肉居多。

一个星期天，我在大华浴池洗完澡后，到旁边灌浆包子铺饕餮，没想到一位客人打翻了醋瓶子，把我的白色老头衫迸溅得一塌糊涂，走在大街上怕人笑话，时间长了还怕污渍洗不掉，便到澡堂里把汗衫洗好烘干了，为此又花了两毛钱，让我心疼了好半天。

**四**

1981年夏天，师专毕业前我在烟台一中实习，一次溜到外面逛街，碰到了带队的张志毅老师。他最初考上了工科院校，由于缺少兴趣，退学后考入吉林大学，毕业后又考取了东北师大孙长叙先生的研究生，学养深厚，后来成为有突出贡献的专家。

张老师在哈尔滨长大，有点洋派，喜欢下馆子。我擅自外出，他不以为意，反与我结伴而行。不知不觉中来到新华浴池旁边，我提议泡个澡，张老师欣然接受。

新华浴池设有盆塘，每位五毛。我们奢侈了一番，在盆塘里泡得很滋润。起身之后，张老师请我到旁边的东升街灌浆包子铺吃了屉包子，这里与海港路那家差不多，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记忆。

后来，张老师与我成为忘年交，每年总要喝几次酒。2001年4月，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他的《词汇语义学》，这是一本在语言学领域颇有影响的专著，他很高兴，请我喝酒。我们从中午喝到傍晚，然后去蒸了桑拿。二十年前的暮春，我们也是在这一带洗澡吃饭，转眼间先生已近耳顺之年。

张老师问：“你知道洗澡的另一层意思吧？”

他接着说道：“新中国成立后，改造旧知识分子运动初始叫脱裤子、割尾巴，后来改称洗澡。钱钟书夫人杨绛先生以此为背景，写过一部长篇小说《洗澡》。”

杨绛那本书我没看过，不过却读过张贤亮的中篇小说《绿化树》，开篇里的那三句话令我印象深刻，那是苏联作家小托尔斯泰在《苦难的历程》中说过的：“在清水里泡三次，在血水里浴三次，在碱水里煮三次。”

也许话题太过沉重，张老师很快把聊天引向别处。他笑着说，如今在家里也可以洗澡了，洗完澡美美地睡上一觉，实在舒坦。

人这种生物，据说最初就是在水里孕育的。欧美的孕妇，不少人分娩之后就去游泳，水之柔弱无骨，似乎可以包容一切。

初为人父时，儿子经常夜啼。从书中得知，如果哭得厉害，洗澡可以缓解。结果只要进入温水之中，他的哭声立刻消停，甚至还会出现笑声，可见水之神奇。

上世纪八十年代末，我买了一台温州产的电热水器，因是第一代产品常犯毛病，不过还是基本上解决了在家中洗澡的问题。后来换成了美国的“史密斯”，广告上说从爷爷小时候开始，可以用到抱上孙子。

1993年，烟台第一家桑拿浴出现在中兴浴池，也就是更早的向阳浴池，名曰“华海芬兰浴”，一时顾客盈门，排队等候。持续了两年左右，很快就遍地开花。

洗澡的内涵由此也宽泛了许多，成了重要的休闲方式，吸引不少人成天往澡堂子里钻。对我来说，嬉水的最好方式还是游泳。

上世纪九十年代初，西南河南头建起了烟台第一座游泳馆，虽然泳道只有二十五米，是个半池馆，但完成了零的突破。

胶东这一带，下海游泳也叫洗澡，气魄大得很，夸耀地称为洗海澡，把大海也当成了澡堂子。有了游泳池后，进去时，熟人点头时或许会问上一句：“游泳啊？”出来时往往又变成：“洗完了？”

说来说去，还是离不开洗澡！